

牧齋有學集

二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

序

李叔則霧堂集序

河濱李子叔則不遠數千里郵寄所著霧堂集以唐刻石經爲贄而請序於余叔則手書累幅執禮恭甚以余老於文學略知其利病謂可以一言定其文余讀之振朕感而卒業歛歎息焉昔者炎正之季攬槍刺天穀雜交鬪文章崩裂金鐵飛流側古振奇之士與運氣俱作西極文太青實爲嚆矢其後二十餘年而叔則代興人咸謂太微之冢嫡也余尚論秦學於朝邑得二韓氏苑雒之文與而雄五泉之文麗而放皆自立阡陌不倚傍時世者也以古今之學準之二韓逶迤樂易流而近今而其基址則古學也是謂今而古太青詰盤莽兀峻而逼古而其梯航則今學也是謂古而今叔則含茹陶鑄旁撫曲紹其在二韓太青季孟之間乎文章之道得失寸心精魂離合意匠互詭陸士衡有言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溪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文之爲鈎也繳也雖巧於命物者莫能狀也李商隱目元結曰重屋深宮但見其春牽緯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其幾矣乎

吾讀叔則文至詹長言論辨諸篇穿穴尺咫籠挫萬物罕譬曲喻支出橫貫眩掉顛蹢若寐若厭久之如出夢中此則文心悅忽作者有不自喻宜其借目於我也舉世歎譽叔則徒駭其高騁矧厲疾怒急擊驅濤涌雲凌紙怪發豈知其杼軸余懷有若是與文章之在天地猶大海也古之文人才士豈發穎豎者皆盤回洑流之中迢然覓出者也叔則力雄健既已絕流文海以余老爲沒人也就而問涉焉則更有喻於此巫師之求雨爲壇園門之外植繒祭魚爲龍於其方儼而禱焉恐其不我降也李靖之行雨靈山也置水器于馬鞍滴水及鬃則平地尺矣余巫師之求雨者也吁嗟號咷智不出豚蹄膊脯間自顧其限陋不免啞朕一笑叔則靈山之行雨者也天瓢在手霹靂起于足下掉鞅簸頓不崇朝而雨四海飛蓬小艸弱喪而不自持漂沈于風鬢霧鬣之餘者亦已多矣斯又余之所竊懼也旣爲叔則定其文并爲讀叔則之書者告焉若夫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樊南之三歎於次山者周覽叔則之文歷歷朕擣心動魄而論次則姑舍是詩不云乎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叔則聞余言也歔歔歎歎息殆有甚于余也哉

呂季臣詩序

浯溪之士游於吾門者十餘人皆懷文抱質有鄒魯儒學之風呂願良季臣其哀朕者也季臣浚沈有心略糞洩章句書生思以齒牙頤脰自見於當世處師資朋友皆有恩義非苟爲易集易舉者數蹈省門不見收有子少而才能熊狀角携以見於余曰是能奉雉而從吾矣沸唇電發損七尺以爭 覆巢破卵命如懸絲創鉅痛深形銷骨折纏綿淹頓朕後卽歿其可傷也嗚呼季臣生盛世蔭華胄前歌後舞左絲右壺咸陽之趙李江左之王謝也國破家亡年衰歲暮束縲舉火轅釜待炊季臣意殊安之曰我固當如此也童錡執戈南八嚙指楚人有國殤之祭漢室無羽林之孤季臣曰彼固已得死所以烏鳶爲羸博可也長貧長病非鬼非食攬枯骨爲行尸指白日爲長夜授杯覆醢撫几榼林歎莒鄆之嫠婦泣東海之寡母以爲毋負鬚眉有覲巾幘未嘗不目光射炬而哭聲壞牆也嗚呼季臣 名竄身有才無時似西京之趙邠卿而不克亂思遺老表章於經術羈旅放廢喪厥元子似東海之馮敬通而不克闔門講習自厲於詞賦知季臣者如是而已矣其溪知季臣而痛惜之

者以謂季臣智深勇沉如其不歿可追躡南渡之王道甫陳同甫季臣骨騰肉飛不幸而早死已接踵靖康之趙次張龍伯康青史不磨碧血已化敘漢末之英雄揆 之遺傳國有人焉亦俟諸後歟而已矣往者余道武林季臣病劇扶携出見氣息支綴屏人執手閤默無一言寒燈青燐惟兩淚覆面耳又十餘年季良之弟畱良蒿目江河橫流未返憂其兄之遂抑沒于土中也無已而思刻其遺詩以傳于後又以爲不得余敘季臣之視不受含者猶未旣也嗚呼季臣西靡之冢豈痛陳根南枝之墳詎悲辛木余之所以不歿季臣者執簡遺紙遂如斯而已乎嗚呼是余之罪也夫

陳喬生詩集序

詞林資望班列先後隔越余於南海文忠公禮先一飯握手傾肺腑若兄弟朕喬生雖未識半面余以爲南海之弟猶吾弟也山河還謝日月逾邁南海藏血化碧墓木已拱余與喬生周餘夏肆參辰阻絕寥落於江雲嶺樹之間年家子羽黃可念我八十耄老渡嶺相存携喬生手書及詩集見眎展卷吟諷涕淫漬紙不能收嗟乎銅馬競馳金蛇橫噬九嬰暴起十

日並出心窮填海力盡移山原軫之歸元如生霽雲
之斷指猶動千秋而下徘徊憑弔靡不骨驚肉飛髮
植毛豎而況于同官爲僚耶許欽助大厦並壓橫飛
胥溺者乎又況於一死一生冥明長慕恨不得抗詞
同日抵面視含者乎讀喬生之詩而想見其已事慟
哭誓師創殘飲血旣已怒爲轟雷笑爲閃電矣炎風
朔雪儼狀傳芭伐鼓楚祀未艾陳庭之矢集隼而終
裕周府之玉化蛾而能射自悼之章七哀之什長懷
平陵永言金鑑魯陽之落日重暉耿恭之飛泉立涌
豈猶夫函書胥井但記庚申慟哭荒臺徒傳乙丙而
已哉若其學植富有才筆日新以風雅爲第宅以騷
選爲苑囿繡綉綉絃蒙榮集翠南海盱衡告余有火
攻伯仁之歎固無待于余言也老人冬序百感交
集薄寒中人酌羽觴餉荔枝酒醺朕命筆寒燈青燐
牕紙窸窣如有神物下瞰封題輟簡趨寄喬生爲我
寫一通焚之文忠墓前以當大招斯余之志也夫

李縉仲詩序

縉仲年舞象長蘅携以過余於時縉仲丰神開朗鬚
眉如刻畫握筆數千言旋風驟雨發作於行墨之間
雖老于文學者靡不望而却走也握水奉手以見於

先生長者肩隨步趨悛悛無子弟之過微窺其志氣
如天馬之長鳴秋鷹之整翮不可以駕馭束縛又如
天外朱霞映望倒景非可以人世塵塗與之梯接也
世故遷流遇合寥廓長蘅跋景菰蘆縉仲肘足場屋
日月逾邁禍亂侵尋于是乎爲退士爲旅人爲乞食
之貧子爲對簿之繫囚禿袖敝衣蒼顏白髮如命侶
之陽雁如繞樹之越鳥伶仃孑孓羈縻顛顛向日之
縉仲鮮妍軒舉頽然不復可以別識而文章之氣隱
現于眉目之間作爲詩歌傾江洒海學益富才益老
神益王人之口咄目睜望而却走視昔有加無不及
焉蓋其少壯時稟長蘅兄弟之家訓聞孟陽諸公之
格論學有師承文有原本而又以盛年高才流離坎
壈箕畢之兩風龍漢之水火天運人事盤互參錯皆
足以磨厲其深心而剗削其客氣故其境會遘適支
離復逆皆用以資其爲詩而其才華志意漸歸平實
抒情徵事仗緣托物遠師香山近倣石田于世之蠅
聲蚓竅聲轉喉而吟擁鼻者邈乎不相及也歐陽子
有言詩能窮人必窮者而後工也豈不信哉縉仲故
多風人之致青樓紅粉未免作有情癡孟陽每呵余
縉仲以父兄事兄而兄不以子弟畜縉仲狹邪冶游

不少沮止顧津津有喜色者何也余曰不厭伶亙不云乎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後返則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理義者也佛言一切衆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積劫因緣現行習氣愛慾鈎牽誰能解免而慧男子尤其向令阿難不入摩登之席無垢光不食婬女之呪則佛與文殊提獎破除亦無從發啓緇仲慧男子也極其慧之所通通而流流而止則其返而入道也不遠矣不如是而以危言督責以道理諷諭聽而止之猶爲隔日之瘡而況其不止乎孟陽聞余言以告緇仲交相喜也今孟陽仙遊十年所余年逾七十緇仲亦冉冉老矣緇仲篇什中所爲留連婉婉變歎歎惜別者曉風殘月今復何在佛典言人爲淫術所加如魚象被鈎如山羊捉刀人手如日月爲羅祜所厭其得脫也如大象從鞞得解如醉得醒如厭得寤緇仲或已得脫矣亦將醒且寤矣困窮連蹇喪亂艱辛皆所以弛羈釋鞞捨鈎牽而蘇厭餒其進而之道也近矣香山有言不覺路之返也不空門之歸也將安返乎將安歸乎余衰晚病廢剝心禪誦見緇仲近刻爲之戚戚心動追思與孟陽緒言因牽連書其後緇仲曰吾本無夢安有寤寐中之

人尚以夢心相告語耶故當羈朕一笑也

學古堂詩序

嗚呼自耀州其額三水奄沒而余關中之師友燔矣丑寅之間郭胤伯與涇華數子從我于請室所謂知我桑落之下者也更十餘年余老不能死不比于人數而聖秋唁我白門投詩慰藉誓欲收南極而抵窮塵余心感之而滋惑焉久之而屬余論詩則余請論聖秋之詩余往與涇華數子言詩以爲自漢以來善言秦風莫如班孟堅而善爲秦聲者莫如杜子美其著作甚備而今之采秦風與其詩也又有異焉請推言之而姑與聖秋爲譏其可乎春秋之世孔子所刪定三百五篇吳越荆楚皆無詩惟秦有之繆公既霸西戎而哀公感申包胥之義與師救楚匡正以班處宮倒行逆施之俗無衣之詩陳義甚高秦之所以茲大也朕實自申包胥之哭發之包胥之哭秦庭也三日三夜不絕聲淚盡而繼之以血此亦天下之至哀也當其號哭之時飄風之叫譁林木之畏懼鬼物之吟嘯飛鳥走獸之踟躕躑躅靡不相其悲助其哀而况于人乎故其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仇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哀公之賦無衣蓋亦歎歎煩醒

泣下沾襟而不知其所以狀也包胥以哀聲感之哀公以夏聲應之李子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其無衣之什乎人知無衣之什爲秦風爲夏聲而不知包

胥之一哭足以蕩吳氛噓楚燼厲秦懷噫氣怒吁激謫叱吸之聲至今在天地間謂楚無詩也其可乎子美丁天寶之難間關行麻鞋見天子與包胥之重繭何異暫時間道剪紙招魂北征諸什其爲秦庭之哭也亦已哀矣人知子美之爲秦聲而不知爲楚哭也至今讀其詩茂林之玉盤宛狀再出昭陵之石馬如聞夜嘶厲河朔忠義之氣追宣光收復之烈抑塞磊落感激涕淚與郭李之元功偉烈並存宇宙間謂包胥之哭足以復楚而少陵之詩不足以張唐也其又可乎聖秋秦人也而工爲杜詩生斯世也爲斯詩也癸甲之篇擬于北征可以興可以怨矣論聖秋之詩者謂之秦聲可也謂之楚哭可也遠追無衣近效北征風飄木號鬼神吟嘯余之讀之欷歔煩醒泣下而不能禁固其所也聖秋以哀聲感而余不能以夏聲應屏營徬徨泣下沾襟則亦爲鳥獸之踟躕彳亍而已矣居今之世而亦曰秦有詩吳無詩則又奚爲而不可也聞胤伯隱少華山中尚無恙淫華諸子皆三

秦豪傑也聖秋以吾言寓之其以余今昔之論秦風有以異乎抑亦昔不譏而今譏乎其亦爲之喟狀掩卷而長歎也

空一齋詩序

紫柏大師以涑門龍象唱道東南鹿巾環杖夾侍瓶拂吳江周叔宗季華二居士爲高足弟子余與季華之子安期遊爲誌其墓安期歿十餘年而安石以季華遺詩矧余余於詩老而廢業繙經之暇輒誦寒山子龐居士傳大士詩偈于古人詩柴桑欄川香山而外間取伊川江門二家以送老日助禪說比得季華詩蓋喟狀有省行山有言嚙名之人萬慮都盡強留詩道以樂性情蓋由瞥起餘塵未泯豈有健美于其間哉逐名利耽嗜欲鬪花葉拾膏馥聚塵俗羶膩之肺腑而發清淨柔輭之音聲天下無有季華少習禪支晚爲清衆几案皆旁行四句之書將迎多赤髭白足之侶靜拱虛房永懷支遁陵峰採藥希風道猷所謂客情既盡妙氣來宅者與其爲詩也安得而不佳昔者遠法師行道廬山同志息心之士望風蓬集石門諸道人殘章斷句散落人間飄雲衣而汎香風寥狀如在天外今紫柏往矣而季華之詩清音落落

迫絕於稠林惡聚中其在斯世豈非雪池之清歌魚山之天梵乎世之君子吟賞斯編而有會乎杼山之指意香朝鐘夕夜緩曉遲迢朕而淡思焉斯可與言詩也已矣

新安方氏伯仲詩序

戊子歲余羈囚金陵乳山道士林茂之僕行相慰問桐皖間遺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時過從相與循故宮踏落葉悲歌相和既而相泣忘其身爲楚囚也再過金陵乳山遊跡益廣都人士介乳山謁余者名紙填門詩卷堆案翰墨淋漓長千傳爲盛事別乳山又十餘年余老不出戶一燈丈室作退院老僧兩耳雙聾復有上氣之疾二三親知落落東阡西陌間近局無隻雞之招樵蘇無不變之客陳思王戴遠遊佩朱紱四節之會塊狀獨處猶爲臨觴歎息而兄殘生遺老如余者乎新安方望子構乳山書來訪余問乳山近狀視履日益強賓客日益進飛章聯句搥筆凌紙精強少年畏之如軒轅彌明以爲怪物余於是顧影長歎自愧不如乳山亦佛家所謂福報者與望子奉乳山之教以詩道相叩擊且屬序其弟寶臣岫園詩則余有歎焉詩之道清和而已矣孤桐片玉自有天津

清也朱絃清汜一唱三歎和也今之爲詩者望車塵乞冷炙有市心焉其詩以俗氣應之如商女貲高不復能唱渭城也競錐刀飾竿牘有爭心焉其詩以滌心應之如心在捕蟬殺氣著於弦上也二方子之詩無流僻無嘒殺濇濇乎其音也溫溫乎其德也庶幾詩人之清和可以語溫柔敦厚之教也與南方有火鼠焉生於火而食於火語之以負水之魚噉雪之蛆我知其不同類遠矣斯則二方子之詩固未必時人所崇尚而余與乳山老人所爲相視而一笑也

婁江十子詩序

余息心空門以談詩爲戒里中二三子間來告曰詩病淡矣今且抹撥韓孟詆譏歐梅如狂如易不可爲矣子其奈何余心以爲憂而不忘揚水卒章之戒相視一喟而已婁江有十子者英年華胄含章秀發相與摩礪爲聲詩都人士望風却避顧以余爲可與言也相與鼓篋而請事焉余讀之卒業欣欣然有喜色而告之曰古之爲學者莫先於學詩詩也者古人之所以爲學也非以詩爲所有事而學之也古之人十有三年學詩誦勺十五成童舞象春誦夏弦秋學禮冬學書其於學詩也沒身而已矣師乙之論聲歌也

自歌聲歌雅以逮于歌齊各有宜焉自寬柔靜正以逮于溫良能斷之德各有執焉清濁次第宮商相應辨其體則有六義考其源則有四始五際六情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古人之學詩者如是今之爲詩者不知詩學而徒以雕繪聲律剝剝字句者爲詩才益駁心益龕見益卑膽益橫此其病中於人心乘于刳運非有反經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則終于胥溺而已矣今吾觀十子之爲詩也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抑之而輿揚之而明曲直繁瘠廉肉節奏非放心邪氣所得而犯干也其爲人也威儀庠序發言有氣離經辨志相觀而善非有意爲諛聞動衆者也其夫也其有志于古之學詩者乎趙邠卿之敘孟子曰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此古學之典要亦救世之針藥也吾老矣竊有厚望於諸子故爲其序以勉焉狀吾里二三子以余爲河渚之瘠人廢書而退者數矣聞斯言也殆將有掉鞅摩壘愾狀而興起者余之憂不茲釋矣乎書之以勉婁江諸子亦以勉夫二三子也

黃庭表忍菴詩序

往余從行卷中得庭表詩故紙蒙茸昱昱狀如有光氣展卷得長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鈎鎖纏綿惻愴風情骨格在韓致堯元裕之之間盱衡抵掌謂後不得不推此賢時人或未之許也久之庭表學殖益富才力益老散華落藻驚爆都市梅邨告我平子目不虛矣余年八十避人稱壽庭表獨賦四章枉贈金春玉應鏘狀盈耳南豐一瓣香淡有寄託非苟爲贊頌而已或曰子于庭表之詩何知之蚤也曰吾少從異人學望氣之術老無所用竊用之以觀詩以爲詩之有篇章聲律奇正濃淡皆其體魄也有氣焉含藏於心識涌見于行墨如玉之有尹如珠之有光熠耀浮動一舉而可得非是氣也于山爲童山于水爲死水于物爲焦牙敗種雖有詞章繁侈匠者弗顧焉夫子論玉有七德而終之曰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玉之德至于珪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而其光氣之著見則田夫野人可以望而知之吾用望氣之術知庭表之詩亦猶夫田夫野人而已矣或又曰庭表少年貴仕摘藻如春華商音越吟取次側出者何也曰夫子之論玉備矣先之以溫柔縝密次則曰廉而不剌也次則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狀也爲

詩者取溫柔縝密之似而徒以頌音輓語希世而媚俗非玉也礫也溫人之玉固將化而爲石而鄭人之玉又將化而爲玦則其爲礫者亦未可保也吾所取庭表之詩謂其溫文密理環壁肉好其骨落落朕其志耿耿朕不失其所以爲圭璋特達者也斯言也田夫野人之所不及知而士大夫或不以爲朕則望氣之汰亦有所不信姑書此以序庭表之詩他日要梅邨相與極論之

陳確菴集序

嘉隆之年吳中文章家以聲華浮豔爲能事昆山歸熙甫守其樸學言稱古昔與其韋布弟子端拜雒誦倡道于荒江寂寞之濱于是吳中有歸氏之學逮及百年而確菴陳子挺生于百里之內磨礫各行礪礪經術學者確朕奉爲大師人皆曰確菴子今之熙甫也確菴子顧不自以爲足捧其所爲詩文過而問於蒙叟叟讀之浹旬撫心沉思法朕而歎曰昔者吾夫子知道之不行刪詩書定禮樂翊六象六經之道大備春秋既成使曾子抱春秋河雒北向夫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六經偉矣至春秋而始告備者何也斯義也唯文中子知之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

以周之所存乎春秋成而周存存周者天也故曰以告備於天也元經之作也書成亡而具五國援夫子存周之義以具五國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確菴子繼剡川之志歌伐林章茅簷土堦講道勸義固將以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六經七制之能事研之深講之熟矣苞塞演迤作爲詞章本天咫揆人紀蓋莫不有畏天悲人自古在昔之恩焉文中子論永嘉皇始之事曰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也傷之者懷之也確菴子之文其傷與懷之交乎文乎文乎叟之所以法朕而歎也嗟夫世之摘華撿藻游光揚聲者亦多矣日及之花非不鮮妍也風雨之燈非不昱耀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確菴子居今之世抱遺經以道古昔志勤言微其道大備後百餘年人將以婁江一水爲疎屬之南汾水之曲朕後知余言之不徒也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頹綱竊敢取薛內史之詞以爲確菴子贈

梅仙族孫詩序

去吾邨庄二繇旬許確菴子之學舍在焉江鄉沮洳蓬藿蒼蔚確菴子偕其高足弟子梅仙族孫數十人樞木岸巾講道勸義歌詠先王之風若將終身焉余

嘗語確菴子吾子之業其在疏屬之南汾水之曲乎
吾醉不如無功瘖不如子光而兼有二子之病意疏

從遊集序

爲笑也或有問者則代余指仲長之口以應

體放庶幾自托於南北渚之間確菴子顧其徒俛狀
而歎若不_勝而去旣而梅仙奉確菴書問業于余進
而與之言視下而言徐俯躬奉手溫溫跼跼如也徐
而讀其詩金春玉應銜華佩實有懷霜臨雲之志而
無弦么徽急之韵瞿瞿乎慙慙乎有君子之心焉甚
矣梅仙之似確菴子也昔者河汾之徒備聞六經之
義者董常仇璋薛收爲最而無功答馮子華書則曰
亂極則治王途漸亨房杜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
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于禮樂刳塵孔棘河汾
在邇三才九疇有倫有要梅仙居確菴子之門其將
備聞六經退而爲董薛乎抑亦執此以往進而爲房
魏乎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吐雲文章聲律文人志
士之雲氣也旋觀梅仙之詩三色爲靄五色爲卿觸
石膚寸滄集于行墨之間榮河浮雒山川其舍諸東
臯子縱恣誕散五斗旣醉拊膺浩歎猶有刀舟羽翮
之思余雖老且耄矣不能無望於房魏也聊爲梅仙
識之且以告確菴子禪誦暇採花釀酒以江邨一
畝當河渚之醉鄉酒人之語良多謬誤願梅仙勿以

從遊集者確菴子評次其門弟子之歌詩用以宣導

志意攷論德業者也漢唐以來凡爲學者必有師專

門名家各仞師說而讀書肄業之法至宋之考亭西

山爲大備元季則有吳萊立夫唱道于白麟溪宋景

濂胡仲申爲其高第弟子悉得其蘊奧而景濂當洪

武初自禁林歸浦陽方遜志執經來侍一坐歷四春

秋學成而後去景濂送遜志之序以爲理學之淵源

人文之絕續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

言極辯而會歸于大道蓋古人師資教學或源或委

稟承古昔如此其不苟也自儒林道學之術分歧于

儒家而古學一變白江門姚江之學側出于經術而

古學再變于是乎封鄆之以制科之帖括煖亂之以

剽賊之詞章舉世胥變爲俗學而江河之流不可復

返矣確菴子獨抱遺經居今而稽古諸子彬彬文質

括羽鏃礪當戎馬蹂躪之日處荒江茅屋之中衣裳

襜如也劒佩鏘如也其稱詩也佚而不偷怨而不怒

商歌羽音聲滿天地以是爲可以樂而窮窮而老也

率是而行古學可以絕而復續先王之詩可以變而

克正若猶是駢花儷葉以詞賦爲君子則靡靡者天下皆是而確菴子亦何樂乎有是哉余嘗尚論皇初當九域颺迴三精霧塞之後中山開平以干戈汗馬蕩滌宇宙全華以黼黻文章繪畫日月其爲元功一也容刀與璠陶鑄寧海麻衣碧血樹三百年節義之幟類宮之闕祀也祖庭其舍諸此則確菴子與諸子之責而余未能以極論也姑爲序

楊弱生且吟序

泰和楊弱生不遠二千里訪余于江村問其何以治行曰漳江多茉莉花吳中多書載花滿棹易書盈車謁夫子而還吾事辦矣余听狀喜之已而出其詩爲贊且請一言余告之曰異哉子之載花易書也吾未誦子之詩已前知子之能詩也茉莉之在此方籬落間物充女郎簪佩耳西竺則謂之摩利又云奈奈女之所生也又云髮花花可以結髮也西天供佛以髮華爲最勝以其清淨離穢騰芬散馥殊異於凡草木也子之於是花也珍惜愛護出入與俱其於染香也淡矣其爲詩也宜素而馨古之人有以愛妾換劍換馬者有以法書換白鵝者其聲價頗爲不類今以輒淨之花易殊妙之書名花傾國故足相當金谷蘭亭

不妨敵對此博易之奇局詞苑之美譚也其爲詩也宜殊而麗品花於茉莉清香艷妝便娟旖旎猶勝侍中之有素女雪兒也五車之書則端人聖士朝冠衮衣不可褻昵者也以彼易此捨豔質而羅素書其志意去世人遠矣其爲詩也宜潔而芳花之香馥鼻而澤身書之香染神而浹骨花之香隨風而聞人華也書之香逆風而熏天華也捨人華之香而易牛頭栴檀逆風上妙之香其爲博進也不已奢乎吾聞叨利天殿南有波質拘耆羅樹謂之天樹王其花開敷香氣周徧三千里諸天共坐其下聞香歡樂子今載書而歸坐天樹聞天樂舍夫天鼓共演妙音其於詩亦何有楊子避席曰雖狀請終教某以詩余展卷快讀曰信矣余故前知子之能詩矣遂抽初學集一編酬所贈花而酌酒以爲別

徐子能黃牡丹詩序

唐人宴集賦詩必有人擅場昇平公主之席李端擅場送王相鎮幽朔韓翃擅場送劉相巡江錢起擅場唐人誇之以爲太平盛事往者國家全盛淮海繁華廣陵鄭超宗家園有黃牡丹之祥盛集文士宴賞賦詩糊名馳書屬余題首余推南海黎美周第一超宗

鐫贈金爵以旌異之美周方應進士舉徐子子能賦
黃牡丹狀元詩一時呼美周爲黃牡丹狀元此亦承
平盛際唐人擅場之流風也都會焚燬英俊周傷鄭
生俠骨久付沙場黎子文心尚餘碧血余歸心汾門
灰冷夢斷維揚昔遊香艸龍漢刼外矣吳門牡丹時
陳子明偕子能屬和美周遺什子能遂得一百餘首
貫花結鬢香粉散落吳人傳寫爲之手馥僕本恨人
按湖湘紅荳之歌聽秦淮商女之曲則爲之顧影骨
驚悲不自禁情之感人固其所也子能屬疾數載寢
室空牀蕭肱如道人禪老不謂其情瀾才海波譎雲
詭倒囊而出一至於此吾讀內典刼火初起燒須彌
山王菩薩能以一口唾之令滅復以一口吹之令即
起吹唾一口起滅同時子能身當刼後緣情托物能
使揚州烟月江左文章攢花簇錦涌現尺幅之上安
知刼火起滅不在文人筆端一口吹唾耶余言及此
林下水邊又欣欣然有喜色矣

小山堂詩引

余觀唐人高岳嫁女記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
其花四出而淡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盃
折花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讀

之每欣狀流涎又付度以爲寓言無是事比游鐘山
遇異人授百花仙酒方採百花之精英以釀酒不用
麴蘖自狀盎溢乃知唐人之言爲不誣因是流觀酒
譜如李肇所記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以迨九醞三
勒之屬皆人間凡酒無足道者內典言阿脩羅好酒
見天飲甘露四天下採花置四海中釀海業力所持
進失甘露退不成酒而諸天所飲甘露皆於飲樹中
流出以釀酒一事徵之爲之開顏一笑知維林香市
去人間良不遠也方吾家酒熟時吳門袁重其持施
有一新詩來請序傳杯讀之清詞麗句盎溢牙齒間
笑謂重其此詩豈亦燭夜之花壓枝路旁以待傾折
者耶人間詩句雖復妖艷綺靡亦乾和五蘊耳唐人
記二書生爲衛符卿等引還人間折花傾酒步步惜
別重其當趣舉斯言以告于讀有一之詩者

楊明遠詩引

往余遊長安見無補題扇詩閒魚食葉如遊樹高柳
眠陰半在池苦愛其語吟賞不置行求得之遂與定
交無補年纔弱冠風姿足映數人今見其郎君明遠
名行歸狀秀出行輩其稱詩則已爲魯兩生漢四老
自處於遺民故老之間俛仰三十餘年余之衰晚不

足論而世論之陵谷且異舟壑夜遷則真可歎息也客有稱明遠之詩者曰近日之詩懲浮夸偏側之病相與鑄彘其圭角磨礪其矜氣息徒中唐頓轡郊島以求其冲和簡雅之似亦既靡狀同風矣明遠體氣自朕意匠深隱得冲和簡雅之真而料簡其似亦聞西竺之驚乳者乎牧女之乳展轉入城市加水至於八分則乳之味薄矣明遠之詩西竺新構之乳也餘人則近加水之乳也以乳喻詩亦善喻也余曰客之言良是朕有本焉詩以言志古人曰武亦以觀諸子之志明遠高才盛年遁跡自引疏布不厭妻子凍餒長篇短詠矢詩遂歌聲滿天地響振林木斯世載筆墨負丹鉛頌公燕而賦鏡歌者鸞鳳之下視螭蛆不已寥廓耶懷古十章明遠之志在焉謝臯羽之詩長留天地間者微斯人誰與歸經言雲山有草牛若食者卽得醍醐又此牛唯飲雪山清水所有茹退最爲香潔客謂明遠之詩西竺新構之乳吾皆以爲雪山之醍醐也雪山之醍醐茹草飲水而得之者也城市之水乳又安足辨乎無補曰補蚤以詩受知于先生盍有以長吾子之詩遂書是言以復之

王翰明詩引

春秋諸侯之大夫朝聘會盟宴享酬酢皆相率而賦詩趙武曰武亦觀諸子之志余嘗徘徊追慕以爲春秋戰爭之世其卿大夫雍頌暇豫登歌賦詠若是乎有先王之遺風焉已而繙閱天水遺文故事汪水雲黃冠南歸少帝賦詩有寒梅幾度之句舊宮人卽席贈別長相思望江南二十餘闕每一讀之薄寒中人慘淒增自有乾坤以來傷離恨別未有甚於此者也或者曰觀春秋卿大夫中華燕樂之雅而益重夫卿令孤竹懸車束馬之功觀天水舊宮故都離別之悲而益淡夫傳金鳳抵黃襄樊鄂渚之恨余老而失學史學荒落未知斯言之云何也定興王翰明吾友鹿伯繼孫鐘元之高弟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渡江而南東國之人倫西都之賓主雲合景附定交結契投贈惜別之詩二百餘章可謂極盛矣余觀卷中之詩雍頌言志有似春秋之卿大夫哀傷激越泣禾黍而淚山河又有似乎天水之遺悲也趙武曰武亦觀諸子之志觀諸子之詩而其志可志也觀諸子之志而翰明之詩之志又可知也嗟夫伯繼之墓艸久宿而余則老且廢矣翰明歸以詩卷眎鍾元鍾元其將泣春秋卿大夫之後乎抑且以遺民故老

弔水雲而傷和靖乎吾又以觀鍾元之志也

二王子今體詩引

唐有天人費氏告宣律師閻浮提世間臭氣上熏於空四十萬里正直光音天諸天清淨無不厭惡唯香氣上熏破之故佛法中香爲佛事今佛所取栴檀兜樓婆上妙之香此方無有漢世西人貢香宮門上著豆許聞長安四面十里經月不歇今皆漂沈厠溷中唯伊蘭充滿三界諸天慙之改令此世界中得以文字妙香代爲佛事於是奎壁圖書之宿東指牛斗吳會之墟帝車炳狀詞人才子排珠林而比玉府者高楊已降於斯爲盛婁上復有二王子憚民虹爰出焉栴檀樓婆上妙之香此方所無者今遂却車而載可異也二子爲今體詩精鑒爲骨輕清爲韵有色有聲非烟非火淨名鉢中貯香積飯香氣著人腸胃七日而後消詠二子之詩彷彿似之牛頭栴檀產於摩耶羅山與伊蘭叢生過者弗視也及其條枝布葉芳香酷烈伊蘭四十由旬之臭一頓滅熄天帝乃始擇而採之修羅兵鬪用以止血善法堂之戰勝得草木之助焉二子爲太原文肅公曾孫 襲其父奉常之餘芳生長栴檀林中與伊蘭迴絕又况條枝布

葉之日乎今將出其詩與吳會君子宣芬散馥普熏世界而余以一言先之後有撰感通傳者謂文字妙香能熏洗閻浮提劫中刀兵凶疫臭惡之氣胥願以文章爲佛事其將用斯言爲表報乎嗚呼吾有望矣文肅策勲在政府箕裘在子姓韓相五世漢貂七葉踵西京袁楊之後實唯太原續弁州盛事述者故應不一書之余姑敘其詩而未能及也

五石居詩小引

往遊雲間見生甫屠羊食牛詩愛其以詩句作佛事可作此土伽佉今來錢城讀五石居詩風神散朗意匠蕭閒乃知生甫眞詩人也時人沈涵俗學掇拾鉅釘誇詡漢魏三唐如以嚼飯餒人徒增嘔噦耳生甫閒情道韵在眉山劒南之間隱囊游屐信筆點染雲霞橫生烟波蹙沓固不屑與時人爭名而時俗之蠢醜蠅營者亦莫得而干之此所以爲詩人也與生甫秦川貴公子一麾出守載廉石以歸補衣竹杖居狀道人也狀吾相生甫方願豐下兩頰光氣隱隱以爲晚年當有遇合爲功名富貴中人生甫聞而笑之吾年八十每搜尋史冊中老人作伴侶吳季子年九十能將兵伐陳蘇長公以爲仙去不處太公七十起於

屠釣牧野鷹揚正在百歲時安知生甫晚遇不如此
兩人耶陸放翁九十餘尚不忘北定中原生甫更二
十年猶與放翁相望晚年據鞍橫槊詩篇當益壯不
但如放翁之行吟策杖終老於蘭亭禹廟間也雲將
年九十亦吾老友也書之於生甫詩後把示雲將開
顏一笑他時以躍馬食肉責報于蔡澤恐不吾償也
則以雲將爲徵

李梅公唱和初集序

盤根仙李長庚新滴於人間積慶璇源張星舊駐於
天上媿茲嘉耦嗣以徽音思美人兮西方降帝子兮
北渚陽律六陰律六吹鳳管以參差前唱于後唱唱
拊鸞歌而叶應珊瑚筆格緣沈之管交揮琬珣書簾
雲母之箋雙劈花淡網戶每刻燭以分題燕乳綺疏
或攤書而徵事芙蓉秋水筆花與臉際爭妍楊柳春
山烟黛並眉間俱嫵東吳才子金閨傳內史之篇南
國佳人玉臺寫令嫺之什珠林琪樹洵彤管之美譚
金柯玉枝實天潢之盛事丹樓烟燭朱邸仄飛交語
而腸斷白衣登車則淚霑紅袖倚與燕婉變彼鴻休
在御之琴瑟依朕中庭之蘭玉滋長雕軒文駟驂玉
馬以北朝翟茀鞠衣伴角巾而東下水精簾幙鎮日

焚香雲母丹黃千年辟蠹輪依桂樹無復月孤矢激
蓮花惟應天笑豈若敬通抵舍但對孺人子美漂流
長隨妻子又况衡陽飛鴈空約刀環蘭渚鯉魚難傳
錦字望曰歸于六詔怨其雨于三春哉伊余生穉之
年爰有齊牢之遇絳雲東閣綠窓署禁扁之新題紅
雨西冷紫陌誦天桃之麗句勞勞頰尾依依白頭著
梔熏籠雜居烟爨縹囊細帙夾註米鹽笑十指于懸
雖嗟滿頭之蓬葆憐茲憔悴睹此芳華托副墨以歸
詒俾殺青而傳寫願借光明於東壁敢希嘖覺於西
家沈香小像庶幾得染妙熏刻玉芳名抑亦附垂墨
云爾

許夫人嘯雪菴詩序

歲聿云暮燈火蕭然禪榻髻絲久斷遊仙之夢木魚
經卷長爲退院之僧茂苑許夫人刻鏤茗華問遺裙
布致詞老人俾爲其序偶拈數韵繼以長吟窮冬而
光風拂衣迤寒而落華滿席仙人失定爲雪池之歌
聲迦葉聞琴依須彌而狂舞聲塵或詔爲禪刺釵釧
每漏於戒鍼意藻不飛心華乍釋徐挑燈而終卷乃
撫几而長歎變彼淑姬猗歟雕瑄以薛璫噉香之質
挾謝韞咏絮之才樹本迎風華能燭夜華宮寂歷望

青蓮今未來橘社迢遙掩明璫而自媚情文綺互筆墨橫飛留趙后之裙當風欲舉擁樊家之髻顧燭自憐固已令才子色飛道人心死矣及乎翟弗承恩雕軒卽路擁東方之千騎將南國之九雛漳水東流銅臺高揭洛妃乘霧美翠袖之英雄妓女望陵弔黃鬚於冥莫邯鄲道上炊熟黃梁蘇門山頭嶺聞清嘯金人辭去銅狄製成靡不清淚如鉛長歌當泣狄虫炎熱朝樵榮華齋素三時琴心一曲貂裘羽箭歌出塞以望歸霞帔星冠裏厭禳之裝束殆將携烟景凌絳河吟太霞諷晨啓玉山曲宴伴戴勝以長謔小有靈音彈雲璈而屬和豈猶夫隴西贈答但憶芳香蜀女風流徒吟溝水而已哉嗟夫長眉如雪秃筆無華文媿燕公敢序昭容之集才慙孝穆誰定玉臺之詞以我道心研茲仙趣西池南岳或現幻身童初易遷尚行欲界庶茲慧業不閤塵勞謹承彤管之詒竊比瓊枝之報

贈黃皆令序

絳雲樓新成吾家河東邀皆令至硯匣筆牀清琴柔翰把西山之翠微坐東山之畫障丹鉛粉繪篇什流傳中吳閨闔侈爲盛事南宗伯署中閑園數畝老梅

盤擎柰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訣別倉皇皆令擬河梁之作河東杼雲雨之章分手前期暫游小別迄今數年往矣今年冬余遊湖上皆令僑寓秦樓見其新詩骨格老蒼音節頓挫雲山一角落筆清遠皆視昔有加而其窮亦日甚湖上之人有目無觀蠅鳴之詩鴉塗之字互相題拂於皆令莫或過而問焉衣帔綻裂兒女啼號積雪拒門炊烟斷續古人賦士不遇女亦有焉吁其悲矣滄海橫流刦灰蕩埽畱署古梅老柰亦猶夫上林之盧橘寢園櫻桃斬刈爲樵薪矣絳雲圖書萬軸一夕煨燼與西清東觀琅函玉軸俱往矣紅袖告行紫臺一去過風而畱題望江南而祖別少陵墮曲江之淚遺山續小娘之歌世非無才女子珠沉玉碎踐戎馬而換牛羊視皆令何如皆令雖窮清詞麗句點染殘山剩水閒固未爲不幸也河東湖上詩最是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氣美人中皆令苦相吟賞今日西湖追憶此語豈非窮塵往刦河東患難洗心懺除月露香燈禪版淨侶蕭肱皆令盡歸隱乎當屬賦詩以招之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

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序

楞嚴志略序

嘉定郡治中梵剎相望楞嚴講寺爲最有宋嘉祐至有明萬曆間災燹薦仍爇爲甲第紫柏大師可公賦詩弔之矢誓興復上足密藏開公親承囑付克副弘願入都城請賜藏以鎮山門又請繕刻方冊流通淨場於是乎像設莊嚴鐘魚肅穆琅函玉笈湧現人間楞嚴之勝遂爲方內冠又二十餘年白法琮公以耆年宿德聿來住持大殿山門次第告成經坊僧田規制詳備以其間輯此寺碑版文字表著興復建立之始末名曰楞嚴志略而屬余爲其序余惟寺爲宋長水大師箋疏楞嚴之地講演之日天雨寶花遂賜楞嚴之號其疏義語簡而義豐事詳而理密嘗撮有唐惠振慈沆諸家之長合攝賢首五教起信五重之要箋解名家未能或之先也自孤山圓公吳興岳公張皇台衡之教以台家三觀映望楞嚴假梵僧之懸識爲佛頂之法印而楞嚴全經之眼目或幾乎改易矣天如則公傳天目之心宗判定會解獨取孤山吳興兩家奉爲標準長水以下皆左次莫與抗行講席流

傳二百餘載識者謂今日之楞嚴非如來之楞嚴而山家之楞嚴抑亦山外之楞嚴而非山家之楞嚴也嗚呼豈不重可歎哉交光鑑師奮乎百世之下埽除三觀別出手眼掃之誠是也而總別之相未晰分配之執滋甚諍論弘多聚訟莫決則亦皆沿流揚波而未溯其本源也余博觀諸家箋疏平心而論之長水初參瑯琊覺禪師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依其言抗聲而答遂領旨於言下歸而詮解此經昔人以爲華嚴圓覺楞嚴起信一眞法界常住真心一以貫之者也洪覺範倚恃宗眼一筆抹殺目爲義解講師夫豈得爲公論乎長水旣問道瑯琊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清涼大士杏雜華於大說習止觀法華等疏於荆溪叅決南宗於牛頭徑山古人學無常師羣機盡攝類如此也長水于台衡之宗豈不了朕其註經則以楞嚴退楞嚴未嘗執泥三觀私爲家珍斯非所謂毀相泯心開前疑而決後滯者乎十門分別首標起教因緣曰克示眞三昧故其云克示眞三昧者盡指如來告許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之語也遂從而演暢之曰乃至諷歎金剛王三昧勅選圓通成就